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古書微



商務印書館發行

算 術 文 庫

第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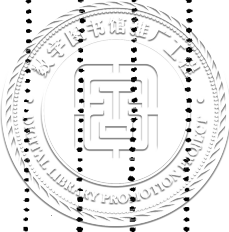
行政院善後司

041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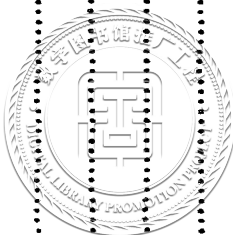


古畫微目次

總論	一
上古三代圖畫實物之形	二
兩漢圖畫難顯之形	四
兩晉六朝創始山水畫以神爲重	五
唐吳道子畫以氣勝	七
唐畫南北兩宗由氣生韻	九
五代兩宋之尙法	一
南宋院畫之廢古	一六
開元人尙意之宋畫	二〇
元季四家之寫意畫	二四
明畫尙簡之筆	二八



明季節義名公之畫	三六
清初四王吳惲之復古	三七
三高僧之逸筆	四一
隱逸高人之畫	四四
縉紳巨公之畫	四六
金陵八家之畫	四八
浙贛諸省名家之畫	四八
太倉虞山畫學之傳人	五〇
揚州八怪之變體	五二
金石家之畫	五三
湯戴配享四王之畫	五四
滬上名流之畫	五五
閨媛女史之畫	五七



古畫微

總論

自來中國言文藝者，皆謂書畫同源。書者如也。作書之初，依類象形謂之文。夏商之世，其著於金文者，如鐘鼎尊彝之屬，略可想見。周代文盛。宣王時史籀作大篆，文字孳生，書與畫始分。周秦漢魏畫法，石刻圖經，猶是象形而已。兩晉六朝，顧愷之特重傳神。陸探微、張僧繇、展子虔，其技益進。至於唐代，有吳道子，尤以氣勝。王維畫學吳道子，創爲南宗。南宗之畫，與北宗之畫，二者又分。然南宗之畫，常欲溯源書法，合而爲一。宋開院體，畫專尙理。而元人又尙意，顯有不同。明初沿習宋元；文徵明、沈石田、唐六如、仇十洲，稍變舊法。清代士夫，祖述董玄宰，專宗王煙客、石谷、廉州、麓台，及吳漁山、惲壽平，以爲冠絕古今，遂置前人眞蹟於不講。而清代之畫，卒不及於前。然學者猶沾沾於筆墨之間，以明畫家之優劣，區別而次第其品格。立神妙能三者之外，而增之以逸品。謂畫旨純與書法相通。而其蔽也，不能博

綜古今圖畫之源流，與歷來評論之得失。雖曰瞎度藏卷軸，盈千累萬，不過皮相其縑墨。而於古人之精神微妙，迄無所得。故惟深明於六法，（南齊謝赫言六法，曰氣韻生動，曰骨法用筆，曰應物寫形，曰隨類傅采，曰經營位置，曰傳摹移寫。）上焉者合於神理，純粹化工。下焉者得其形似，亦非庸史。至有狂怪而入於歧途，虛造而近於向壁者，皆可弗論。蓋玄宰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方可作畫。誠哉聞見之不可不廣，而雅俗之不可不分也。古今名家，以畫傳者，不啻千萬。然其天資學力，足以轉移末俗，振飭浮靡者，代不數人。略舉大概，餘可類求。茲爲廣輯舊聞，間附己意。次其編第，著爲淺說如下。

上古三代圖畫實物之形

上古未有文字之先，人事簡易，大事作大結，小事作小結，僅爲符號而已。伏羲氏出，畫卦之文，云卽天地風雷等字。考古者至引巴比倫文字爲證，莫不相合。其象形猶未顯也。又作十言，卽一至十等字之古文，已立橫線縱線弧三角之形式，是爲圖畫之胚胎矣。黃帝之世，倉頡造六書，首曰象形。言制字者先依類而象其形。詩有史皇，以作畫著。當爲畫事之始。畫與字其由分也。且上古雲鳥蝌蚪蟲魚

倒薤之書多類於畫，其形猶存。有虞氏言欲觀古人之象，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十二章，用五采，彰施於五色。是畫用之於服飾矣。夏后氏之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形，百物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是畫用之於鑄金矣。史記稱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謂凡九品圖畫其形。尙書說命篇言：「恭默思道，夢帝弔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是虞夏殷商之際，民風雖樸，而畫事所著，固綜合天地山水人物禽魚鳥獸神怪百物而兼有之。已開畫故實（今稱歷史畫）與寫真之先聲矣。至於周代尙文，郁郁彬彬，粲然可睹。職官所掌，繪畫攸分。家語記孔子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離騷言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天地山川神靈，奇偉譎詭，與古聖賢怪物行事。是其時畫壁之風，已盛於列國。而旂常所著，如王者畫日月以象天明，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莫敢犯之；鳥隼象其勇健，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且雜五色者，青與白相次，玄與黃相次。是名物之各異，布采之第次，皆有法度。爲繪畫於縑素者之濫觴矣。然後之考古者，僅可徵實於器物，標舉形似，以供衆庶之觀鑒。廊廟典章，亦猶是華飾之用，而無關於藝事之工。

拙也。雖然，古之文學，多列史官。其精意所存，必非尋常可擬議。而惜乎代遠年湮，近世所不得而睹之。安能不爲之望古遙集哉！

兩漢圖畫難顯之形

商周逸矣！商周之圖畫，彰於吉金，如鐘彝之屬，不少概見。秦漢之時，有三羊鼎、雙魚洗、龍虎鹿盧之制。形狀精美，反不逮於前古。秦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漢文帝三年，於未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廌。（獨角獸，能觸邪佞。）宣帝之時，圖畫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後漢順烈皇后，常以列女置於座右，以自監戒。武帝中，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其祭具，以致天神。至明帝時，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尙方畫工圖畫之。是畫著爲勸誡之事，舉載籍所不能明者，可圖其形以明之。杜陵毛延壽，安陵陳廠，新豐劉白，雒陽龔寬之徒，並工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老少，爲得其真。畫者僅以姓氏著。今所及見之漢畫，惟以石刻存，傳者猶夥。武帝元狩中，有鳳皇刻石，嵩嶽、太室、少室、開母、

廟三闕諸畫。永建中，孝堂山石室畫像，武侯祠堂畫像，李翁睪池五瑞圖，朱長舒墓石，諸凡人世可驚可喜之事，狀其難顯之容，一一畢現。此畫之進乎其技矣。今觀石刻筆意，類多粗拙，猶與書法相同。其爲寫意畫之鼻祖耶。然當明帝時，佛教已入中國，莊嚴瑰麗之品飾，其工藝必挾而俱東。近論東方美術者，有謂中國畫事源流，皆出於印度斯坦古代之繪畫雕刻。今考印度古代所遺之美術，多關於宗教鬼神之作。畫者能熟悉典故，領悟佳趣，是其畫形，而不徒以形似見長，有可知已。印度國王，於其畫家，每年給俸畀之，甚且免其地租，使得專心於藝術，不以富貴利祿分其心。正如悟道之高僧，避世之隱士。故其技有獨至，而爲古今所共仰。當時中國漢畫，必有濡染於外域之風，有可想象於石刻外者。而今之僅存，所可見者，亦徒有石刻而已。

兩晉六朝創始山水畫以神爲重

魏晉六代，名畫家之傑出，初以圖寫人物爲多。如阮瞻之禹貢圖，王景之三禮圖。又有郭璞之圖爾雅，衛協之圖毛詩。若周易，春秋，孝經，莫不有圖。然猶意存考證名物，輔翼經傳，有漢明帝之遺風。畫

亦僅取形似而已。故其山水於羣峯之勢，若鈿飾犀櫛，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率皆附以樹石，映帶其地，列植之狀，則若伸臂布指。至吳曹弗與，早有命名，冠絕一時。孫權令畫屏，誤墨成蠅狀，權疑其真，以手彈之，其技神矣。又嘗見溪中赤龍，寫之以獻孫皓，更假借於神物以神其技。顧愷之以畫自名，丹青亦妙。筆法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而六法咸備，傳染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人稱「虎頭三絕」，時爲謝安所激賞。在瓦官寺畫壁，閉戶往來，月餘成維摩一軀，啓戶而光耀一寺。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又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故其摹神之妙，亦猶今之稱印度繪畫者，長技在於不寫物質之對象，而象物質內部之情感耶。不然，古稱弗與所畫龍，置之水旁，應時雨足。愷之所畫神佛，特顯靈異。何以故神其說，奇誕若此？蓋畫貴取其神而遺其貌，固未可以迹象求之。深明其傳神之旨者，當自顧愷之始矣。夫畫者既殫精竭神於人物之間，幻而爲圖，其神怪。龍與神皆非人所習見，易得其神者也。繼又含思繇邈，游心於天地草木之華，而使人之神，務與造化爲合。惟兩晉士人性多灑落，崇尚清虛，於是乎創有山水畫之作，以爲中國特出之藝事。時與顧愷之齊名者，有陸探微，以畫事

（服事也）宋明帝生平所圖古聖賢像之外，傳有春岫歸雲圖。梁張僧繇雖畫釋氏爲多，又嘗於綠素之上，以青綠重色，先圖峯巒泉石，而後染出邱壑巖巖。不以墨筆先鈎，謂之沒骨皴。展子虔身處隋代，歷北齊周，去古未遠。嘗畫臺閣，寫江山遠近尤工。咫尺之間，具有千里之勢。爲六朝第一。其源多出於顧愷之陸探微。而汝南董伯仁，亦以才藝名於時，號爲智海，特長於山水畫，與展子虔齊名。大抵兩晉六朝之畫，每多命意深遠，造景奇崛。尤覺畫外有情，與化同遊。頗能不假進繩墨，全趨靈趣。此由得之天性，非學所能。又其不拘形似，能以神行乎其間者也。若鄭法士畫師僧繇，獨步江左。嘗爲顛筆，自詡奇妙，而以爲神。其後作者，拘守矩矱，弊以日滋。梁元帝論畫，致有一高嶺最嫌鄰石刻，遠山大忌學圖經」之句。然化板滯刻畫之病，非求其神似，不易爲功。譬善相馬者，常得之於牝牡驪黃之外，其以此也。

唐吳道子畫以氣勝

唐人承六代之餘風，畫家造詣，更爲精進。雖真蹟無傳，至今千數百年，嘗爲後人所罕見。而僞託

者又多鑿空杜撰，大失本來面目。或謂唐畫皆極粗率，此猶一偏之論，未足以知唐畫之深也。大凡唐代畫法，每多清妍秀潤。時斤斤於規矩，而意趣生動。蓋唐人風氣淳厚，猶爲近古。其筆雖如匠人之刻木爲玉工之雕樹葉，數年而成。於畫法緊嚴之中，尤能以氣見勝。此爲獨造。其所最著，惟吳道子。學者展轉揣摩，未易出其範圍。道子初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久之不成，去而學畫。見張孝師畫地獄相，因效爲地獄變相。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如蕞菜條，非粗率也。沈着之處，不可掩者，其氣盛也。畫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其傳采於焦黑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稱吳裝。其徒翟瑛、楊庭光、盧楞伽，均學於道子。時謂吳生體。吳生之作，獨爲萬世法，號曰畫聖。閻立德、立本、昆季畫法，皆純重雅正，不甚露其才氣。所傳有秦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圖，及爲羣僧作醉道士圖。貞觀中，畫東蠻謝元深入朝圖，儀服莊正，恢奇精神兼備。又饒王元鳳射獲猛獸，太宗命圖其真。嘗與侍臣泛春苑池中，有異鳥戲波中，召立本寫之。其畫之表著，皆從生人活物而得者也。張萱畫貴公子，鞍馬屏帷，宮苑仕女，冠冕一時。周古言周昉諸人，時亦專工人物，或畫歲時行樂之勝。形貌傳神，豐肥穠豔，謂得目見貴游之盛，腕底具有生氣。至韓幹畫馬，戴嵩畫牛，能盡野性，各極其妙。非元氣淋漓，不能有此。此畫佛道，人物，士女，

牛馬之蹟，有迥出乎前代者，必非粗率矣。今以唐畫之可寶貴，因其氣韻生動，有合六法。故言畫事者，咸曰法唐。非僅年代久遠，爲其真蹟難求而得之也。唐人畫法，上接晉魏六朝，下啓宋元明清，精妍深遠，極其美備。而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尤多窮神盡變，靈氣湧現。唐山水畫，亦當首推道子。當未弱冠，卽窮丹青之妙。裴旻將軍爲舞劍，觀其壯氣，可助揮毫。奮筆傾成，有若神助。明皇天寶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吳道子驛駒，令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後宣令於大同殿圖之。嘉陵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畢。世徒驚其神速，遂疑道子下筆，多作草草。然道子傳人雖多，惟王陀子尤善。或稱其山水幽致，峯巒極佳，亦非粗率可知。時有楊惠之者，嘗與道子同師。張僧繇畫蹟，號爲畫友。其後道子獨顯，惠之遂焚筆硯，毅然發憤，專肆塑造，乃與道子爭衡。畫者法旣備矣，必求氣至。氣不足而未有能得其韻者。六法言氣，必兼言韻者，此也。

唐畫南北兩宗由氣生韻

士夫畫與作家畫不同，其間師承，遂與之或異。畫至唐代，因開南北二宗。世稱北宗首推李思訓。

用金碧輝映，爲一家法。後人所畫著色山水，往往宗之。明皇亦召思訓與吳道子，同圖嘉陵江水於大
同殿壁，累月方畢。明皇語云：「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迹，皆極其妙。」思訓子昭道變父之
勢，繁巧智惠，抑有過之。南宗首稱王維。維家於藍田玉山，遊止輞川。兄弟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其畫
雖似吳生，而風標特出。平遠之景，雲峯石色，純乎化機。讀其詩，詩中有畫，觀其畫，畫中有詩。文人之畫，
自王維始。論者又謂其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臥雪圖，有雪中芭蕉，乃爲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
入神，迥得天趣，正與規規於繩墨者不同。此難與俗人論也。今觀南北兩宗，雖殊派別，迹其蹊逕，上接
顧陸張展，往往以精妍爲尙，深遠爲宗，旣以氣行，尤以韻勝。故王維之學道子，較道子之畫爲工，韻已
遠過於道子，其氣全也。李思訓之工過於王維，韻亦差似於王維，其氣亦全也。學者求氣韻於畫之中，
可不必論工率，不必言宗派矣。王宰之畫臨江雙樹，一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下際，千枝萬葉，分布不
雜。其山水多畫蜀景，玲瓏嵌空，嶢嵯巧峭。張躁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生一枯，隨意縱橫，應手間出。其
山水之狀，則高低秀麗，咫尺重深。雖多不尙粗率，而氣亦不弱。匠心獨運，爲可想見。至項容之筆法枯
硬，王洽之潑墨淋漓，又其縱筆所如，不求工巧，標新領異，足稱善變。究之，古人筆雖簡而意工，後世畫

雖工而意索，此南北宗之所由分。故迅速而非粗率，細謹未爲精深，觀於此而可知唐畫之可貴已。

五代兩宋之尙法

五代初始院體，藝事精能。雖宗唐代，而法益加密。蓋隋唐以前，其善畫者，恆多高人逸士，隨意揮灑，悉見天機，洞壑幽深，直是化工在其掌握。五代兩宋之間，工妍秀潤，斤斤規矩，凡於名手所作，一時畫院諸人爭效其法，遂致魚目混珠，每况愈下。故世之目匠筆者，以其爲法所礙。其目文人之筆者，則又爲無法所礙。宋徽宗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做前人，而善摹萬類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其真能納畫事於軌範之中，而又使之超軼於迹象之外，是最善言畫法者也。

河西荆浩，山水爲唐宋之冠。關仝嘗師之。浩自稱洪谷子，博通經史，善屬文。五季多故，隱於太行之洪谷。善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嘗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之所長，成一家之體。」是浩旣師道子，兼學項容，而能不爲古人之法所囿者也。著山水訣一卷，爲范寬輩之祖。

關仝師荆浩，所畫山水，脫略毫楮，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深造古淡。其畫樹石，又出於畢宏，有枝無榦，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見人如在灞橋風雪中，非碌碌畫工所能知也。當時郭忠恕以師事之。

洛陽郭忠恕，字恕先，善畫屋木林石，格非師授。重樓複閣，間見疊出，木工料之，無一不合規矩。天外數峯，略有筆墨，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其法用濃墨汗潑漬縑素，搗就澗水滌之，徐以筆隨其濃淡爲山水形勢。論者謂與封氏聞見所說江南吳生畫同，但尤怪誕。是恕先之作雖師關仝，而實祖述道子之法，不欲蹈襲其迹者也。

唐之宗室，李成字咸熙，後避地北海，遂爲營邱人。畫法師荆浩，擅有出藍之譽。家世業儒，胸次磊落，有大志，寓意於山水。揮毫適志，精通造化。筆盡意在，掃千里於咫尺，寫萬趣於指下。平遠寒林，前所未有。凡稱畫山水者，必以成爲古今第一。至於不名，而曰營邱焉。

長安許道寧學李成畫山水，初賣藥都門，以畫聚觀者，故所畫俗惡。至中年脫去舊習，稍自檢束，行筆簡易，風度益著。峯頭直皴而下，林木勁硬，自成一家。體至細微處，始入妙理。評者謂得李成之氣。